



知言六卷宋儒胡宏探書中
論性不入于禪

論法直與乎古
圓白醇正為理學指南
孟子

云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學孟子者胡

子近之矣
阮元讀





胡子知言序

門人廣漢張拭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
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揚中立先生
于京師又從茂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
之學優悠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
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折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
制作之端綜事理於一原貫古於一息指人欲
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考而發無聲無臭
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



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
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
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
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
橐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棧曰論語一書未嘗明
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
道性善於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
特詳焉無乃公聖賢之意異乎棧之曰無以異
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今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
非性今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揚朱墨翟
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思學考之惑而莫知所
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
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講張
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之樂聞而喜
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隨弛真家釐之羞
霄壤之謬其禍蓋有不可勝言多先生於此又烏
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立天
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

德又曰戒考命之道乎中考性之道乎仁者心之
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考為能盡性至命學考誠
能曰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
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
所以不異於古人考亦可得而言矣考乃不得其
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
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杖頃獲登門道義之海浹洽
於中自惟不如有眉夙知輯序遺書貽于同志不
躓之臯所不得而辭焉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觀其書
而秘閣所藏亦乏之恒以真恨曰編求之四方三十
年不獲見弘治己酉春南歸過姑蘇遇楊君謙儀曹
語及之君謙云嘗見之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
得也族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之而得諸陸氏上有
篠堂圖書且蓋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考其間亦多錯誤
遂手校一遍別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實目錄
後凡書之見于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
而自為一卷又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錄

一卷蓋欲使此書彙次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去
取也竊觀胡子之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
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警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
必以此言為準而後庶幾有所得乎新安千戶于侯
文遠之子應見予之慘于斯也為刻梓傳焉為可
謂知學向義者矣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春二月上日
新安後學程敏政謹題

胡子知言目錄

第一卷

天命

修身

陰陽

第二卷

處窮

往來

仲尼

第三卷

文王

事物

紛華

第四卷



一氣

義理

大學

第五卷

復義

漢文

第六卷

中原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倣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諉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

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為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新安後學吳倣書

孟子以知詖淫邪道為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闕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黑白若數一二矣蕭君定夫以其所藏真藁示余敬拜而書其後浦城後學真德秀識

胡子知言卷第一

天命

胡子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

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說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
心之樂也難是故仁智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
之進退

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學校起於鄉行財出於元
賦兵起於鄉遂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生刑輕則易犯是故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

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自三代之道不待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十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其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釋氏乃為厭生死若病老然後有取於心以自利耳奉既如是求欲無弊其可得乎

爵位儀章德之飾也有德則為等威君子之所欲無德則器物而已矣君子賤焉

陰陽之升降邪正之內外一也是故仁者雖切切於世而亦不求之必行也

寒暑之始終天地之始終也

拘於耳目聞見者衆人也無典章法度者釋氏也安得其心徧該流通與論性命之理而反之正哉

一裘裳也于冬之時舉之以為輕違夏或舉之則不勝其重一絺綌也于夏之時舉之以為重違冬或舉之則不勝其輕夫不非隨時而有輕重也情徃於寒暑而亂其心非輕重之正也世有緣情立義自以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亦若是而已矣孰能不徃於情以正其心定天下之公乎

見善有不明則守之不固或攝於威嚴而失之或沒於情恩而失之或亂於精微而失之或汨於末流而失之偉哉孟氏之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孟氏之子

義者權之行也仁其審權者乎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億之以意歸之以辨傳聞襲見蒙心之言命之理性道之置諸茫

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矣然則奈何曰在修吾身

釋氏定其心而不理其事故聽其言如該通徵其行則顛沛孺者理於事而心有止故內不失成已外不失成物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自反則裕責人則殺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脩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有毀人敗物之心者小人也操譽人成物之心者義士也油然而乎物各當其分而無為者君子也

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釋氏直曰吾見其性故自處以靜而萬物之動不能裁也自處以定而萬物之分不能止也是亦天地一物之用耳自道參天地明並日月工用配鬼神者觀之則釋氏小之為丈夫矣其言夸大豈不猶坎井之蛙歟仁者天地之心也心不盡用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萬物備而為人物有未體非仁也萬民合而為君有一民不歸吾仁非王也

天命為性人性為心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之理所以求盡其心也

修身

胡子曰修身以寡欲為要行己以恭儉為先自天子至

于庶人一也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釋氏之學必欲出死生者蓋以身為己私也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終不私其身以公於天下四大和合無非至理六塵緣影無非妙用何事非真何物非我生生不窮無斷無滅此道之固然又豈人之所能為哉夫欲以人為者吾知其為邪矣

道非仁不立孝者仁之基也仁者道之生也義者仁之質也

未能無欲欲不行焉之謂大勇未能無惑惑不苟解之
謂大智物不苟應務盡其心之謂大仁
人而不仁則道義息

強暴感仁義而服者有矣未聞以強暴服強暴而能有
終者也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存神神存天地之間順其
命勿絕滅之而已矣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
也興廢者天下之常也絕滅者非常之變也聖人制四
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
為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
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

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然非後世擅
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制而已矣是
以虞夏商周傳祀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
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及也自秦滅先王之制
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
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
者天王尚然况其下者乎是以等威不立禮義難行俗
化衰薄雖當世興廢之常而受絕滅之禍也其為不孝
孰大焉悲夫秦漢魏晉隋唐之君真可謂居絕滅之中
而不自知者也是故大易垂訓必建萬國而親諸侯春
秋立法興滅國而繼絕世

義有定體仁無定用

道無不可行之時時無不可處之事時無窮事萬變惟
仁者為能處之不失其道而有成功權數智術用而或
中則成不中則敗其成敗係人之能否而權變縱釋不
在我者也豈不殆哉

天命不已故人生無窮具耳目鼻口手足而成身合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成世非有假於外而強成之
也是性然矣聖人明於大倫理於萬物暢於四肢達於
天地一以貫之性外無物物外無性是故成已成物無
可無不可焉釋氏絕物遁世棲身冲寞窺見天機有不
器於物者遂以此自大謂萬物皆我心物不覺悟而我

覺悟謂我獨高乎萬物於是顛倒作用莫知所止反為
有適有莫不得道義之全名為誠心見性然四達而實
不能一貫展轉滯遁莫可致詰世之君子信其幻語而
惑之孰若即吾身世而察之乎

行
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

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
德而人道著矣

萬物生於天萬事宰於心性天命也命人心也而氣經
緯乎其間萬變著見而不可掩莫或使之非鬼神而何
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

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
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
用者亡之類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
體者滅之類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
學進則所能日益德進則所能日損不已而天則所能
亡矣

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
相其宜百姓於變而不知此堯舜所以為聖也

造車於室而可通於天下之險易鑄鑑於治而可以定
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
觀乎此而反求諸身乎是以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陰陽

胡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一則有三自三而無窮矣
老氏謂一生二二生三非知太極之蘊者也

小道任術先其得後其利智已而愚民者也聖人由道
而行其施也博其報也厚其散也廣其聚也多貪慾不
生而天下通焉

夫婦之道人醜之者以淫慾為事也聖人安之者以保
合為義也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為能
守而勿失也語曰樂而不淫則得性命之正矣謂之淫
慾者非陋庸人而何

變異見於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勢盡而反氣滋而

息與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者天命之生所宜盡心也
德動於氣告者成凶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天豈有心於
彼此哉謂之謹告者人君觀是宜以自省也仁義服於
吾身是非明於吾政雖四海沸騰三光淪沒亦不足畏
也已若以天命為恃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
不亡者也

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
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夫可以有無見者物之形也物
之理則未嘗有無也老氏乃以有無為生物之本陋哉
天得地而後有萬物夫得婦而後有男女君得臣而後
有萬化此一之道也所以為至也

井法行然後智愚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
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
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
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謀無交易之侵謀則無爭奪之
獄訟無爭奪之獄訟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
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

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
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繆彈其人
之佞而止已求其大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
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道可述不可作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三王述之五

伯作之其功德可考矣

深於道者富用物而不盈衛公子荆善居室孔子何取焉以其心不嬰於物可以為法也夫人生於世用物以成其生耳其久能幾何而世人馳騫不及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知天命存於身者淵源無窮故施於民者溥博無盡而事功不同也知之則於一事功可以盡聖人之蘊不知則一事功而已矣不足以言聖人也莊周乃曰聖人之道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豈其然乎

善為天下者務寧兵兵刑之大者耳雖漢唐盛主禮樂廢缺法令專行是兵常典而未嘗息也紀綱如是而欲

有三代之文章其可得乎

有情無情體同而用分人以其耳目所學習而不能超乎見聞之表故昭體用以示之則惑矣惑則茫然無所底止而為釋氏所引以心為宗心生萬法萬法皆心自滅天命固為已私小惑難解大礙方張不窮理之過也彼其夸大言辭顛倒運用自謂至極矣然以聖人視之可謂欲仁而未至有智而未及者也夫生於戎夷亦間世之英也學之不正遂為異端小道惜哉

聖人尚賢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

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聖人因其性而導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可欲者天下之公敵也而可殺之使不見乎

天地之生生萬物聖人之生生萬民固其理也老聃用其道計其成而以不爭行之是舞智尚術求恬天下之權以自私也其去王事遠矣

時之古今道之古今也

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為道矣大道廢有仁義老聃非知道者也

卷第一

胡子知言卷第二

好惡

胡子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王佐

志仁則可大依仁則可久

仲尼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謂盡心矣天即孔子也孔子即天也釋氏無障礙而所欲不能不踰矩吾知其未見心之全也猖狂妄行而已

有其德無其位君子安之有其位無其功君子恥之君子之遊世也以德故不患乎無位小人之遊世也以利勢故患得患失無所不為

一虛吸足以察寒暑之變一語默足以著行藏之妙一
往來足以究天地之理自陋者不足與有言也自小者
不足與有為也

人雖備天道必學然後識習然後能能然後用用無不
利唯樂天者能之

有之在已知之在人有人有之而人不知從而與人較者非
能有者也

水有源故其流不窮木有根故其生不窮氣有性故其
運不息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悌也者德之本歟

有是心則有知無是心則無知巧言令色之人一失其
心於浮偽未有能仁者也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
固禮乎樂乎夫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富可以厚恩貴可以廣德是君子之所欲有求之而得
者有不求而得者有求而不得者命有定矣信而不渝
然後能為君子

有為之為出於智巧血氣方盛則智巧出焉血氣既衰
則智巧窮矣或知功之可利而銳於立功或知名之可
利而進以求名或知正直之可利而勉於正直或知文
詞之可利而習於文詞皆智巧之智也上好恬退則為
恬退以中其欲上好剛勁則為剛勁以中其欲上好溫
厚則為溫厚以中其欲上好勤恪則為勤恪以中其欲

上好文雅則為文雅以中其欲皆智巧之巧也年方壯則血氣盛得所欲則血氣盛壯邁欲失則血氣挫折消懦而所為屈矣無不可變之操也無為之為本於仁義善不以名而為功不以利而勤通於造化與天地相終始苟不至德則至道不疑焉

聖人不可得而見矣其遺言猶龍之蛻猶虎之皮用其文章猶足動觀聽况能充其蛻復其皮得其精神以設施於天下其撥亂興治如反覆手耳不得其道與天下之人角智力者嗥嗥乎殆矣

有聚而可見謂之有者知其有於目故散而不可見者謂之無有實而可蹈謂之有者知其有於心故妄而不

可蹈者謂之無

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蹏雖有猛士莫之敢攫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知仁雖與言而不入也

知幾則物不能累而禍不能侵不累於物其知幾乎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自觀我者而事至而知起則我之仁可見矣事不至而知不起則我之仁不可見也自我而言心與天地同流夫何間之有

處已有道則行艱難險厄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慙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

往來

胡子曰或往或來天之所以為道也或語或默士之所以為仁也或進或退臣之所以事君也或擒或縱兵之所以為律也或弛或張王之所以化成於天下也釋氏以盡虛空沙界為吾身大則大矣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一塵刹幻化之物而不知敬焉是有間也有間者至不仁也與區區於一物之中沉惑而不知反者何以異

性譬諸水乎則心猶水之下情猶水之瀾欲猶水之波

浪

即物而真者聖人之道也談真離物者釋氏之幻也

釋氏見理而不窮理見性而不盡性故於一天之中分別幻華真實不能合一與道不相似也

當爵祿而不輕行道德而不舍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位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願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

有善行而不仁者有矣未有不仁而能擇乎善者也
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
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
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
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災恤患之
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別者焉至於知時禦盜如雞犬猶
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為類何也以其不
得其全不可與為類也夫人雖備萬物之性然好惡有
邪正取舍有是非或中於先或否於後或得於上或失
於下故有不仁而入於夷狄禽獸之性者矣惟聖人既
生而知之又學以審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德合天地

心統萬物故與造化相參而主斯道也不然各適其適
雜於夷狄禽獸是異類而已豈人之道也哉是故君子
必戒謹恐懼以無失父母之性自別於異類期全而歸
之以成吾孝也

中者道之體和者道之用中和變化萬物各正性命而
純備者人也性之極也故觀萬物之流形其性則異察
萬物之本性其源則一聖人執天之機博叙五典庸秩
五禮順是者彰之以五服逆是者討之以五刑調理萬
物各得其所此人之所以為天地也

目之所可覩者禽獸皆能視也耳之所可聞者禽獸皆
能聞也視而知其形聽而知其聲各以其類者亦禽獸

之所能也視萬形聽萬聲而兼辨之者則人而已觀形色而知其性聞聲音而達其義通乎耳目之表形器之外非聖人則不能與於斯矣斯道不明則中國冠帶之君有時而為夷狄楊朱墨翟之賢而有禽獸之累惟安於耳目形器不知覺之過也君子履安佚之地當安佚之時戒謹恐懼不敢須臾怠者以此

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首萬物存天地謂之正情備萬物參天地謂之正道順乘彛窮物則謂之正教

道之明也道之行也我知之矣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如道精義未嘗須臾離也賢者之行智者之見常高於俗而與俗立異不肖者之行愚者之見常溺於俗而與俗同流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不與俗異不與俗同變動不居進退無常妙道精義未嘗離也參於天地造化萬物明如日月行如四時我知聖人之行聖人之見矣

仲尼

胡子曰仲尼之教猶天地造化萬物生日新無一氣之不應無一息之或已也我於季路而見焉或曰何謂也曰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質美矣孔子曰不忤不求何用不臧進之以仁也季路終身誦

之力行乎仁矣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至哉斯言非
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顏回欲罷不能未至文王
純一不已之地孔子所以惜之曰未見其止也止則與
天為一無以加矣

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
不差動而有差者心未純也告子不知心而以義為外
無主於中而主於言言有不勝則惑矣而心有不動乎
北宮黝孟施舍以氣為本以果為行一身之氣有時而
衰而心有不動乎曾子孟子之勇原於心在身為道處
物為義氣與道義同流融會於視聽言動之間可謂盡
性者矣夫性無不體者心也孰能參天地而不物閔百

聖而不惑亂九流而不繆乘富貴而能約遭貧賤而能
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繁縟而不亂乎

人皆有良心故被之以桀紂之名雖匹夫不受也夫桀
紂萬乘之君而匹夫羞為之何也以身不親其奉而知
其行醜也王公大人一親其奉喪其良心處利勢之際
臨死生之節貪冒苟免行若犬鼠者皆是也富貴而奉
身者脩軒良心之利劔也是故禹菲飲食卑宮室孔子
重贊之曰吾無間然矣富貴一時之利良心萬世之彞
乘利勢行彞章如雷之震如風之動聖人性之君子樂
焉不然乃以一時之利失萬世之彞自列於禽獸寧貧
賤而為匹夫不願王公之富貴也

以理義服天下易以威力服天下難理義本諸身威力假諸人者也本諸身者有性假諸人者有命性可必而命不可必性存則命立而權度縱釋在我矣是故善為國者尊吾性而已

君子有宰天下之心裁之自親始君子有善萬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不然則蕩而無止不入於釋氏之絕滅則入於老莊之荒唐

有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利物無德而富貴者乘富貴之勢以殘身富貴人之所大欲貧賤人之所大惡然因貧賤而修益者多因富貴而不失於昏淫者宜分則富貴也有時而不若貧賤矣

赤子不私其身無智巧無偏係能守是心而勿失然後謂之大丈夫

惟仁者為能所執無非禮所行無非義

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羨其身則又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學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徠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

修為者必有弃然後能有所取必有變然後能有所成雖天子之貴不仁不義不能以尊其身雖天下之大不

仁不義不能以庇其身况其下者乎
魚生於水死於水草木生於土死於土人生於道死於
道天經也飲食車馬衣裘宮室之用道所以有濟生者
猶魚有鱗藻泥沙草木有風雷雨露也如使魚而離水
雖有鱗藻泥沙則不能生矣如使草木而離土雖有雷
風雨露亦不能以生今人也而離道飲食雖豐裘服雖
鮮車馬雖澤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李世淫亂並興爭
奪相殺殄滅人倫至於善良被禍姦惡相殘天下囂然
皆失其所則一人棄道崇物之所致也有國家者戒之
戒之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

胡子知言卷第二

胡子知言卷第三

文王

胡子曰文王之行王政至善美也孟子之言王道至詳
約也然不越制其田里導之樹畜教之以孝悌忠信而
已自五伯之亂以至于今田里之數無窮樹畜之業不
修孝悌之行不著忠信之風不立治道日苟刑罰日煩
非有超百世英才之君臣與文王孟氏比肩者其孰能
復之養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
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

江河之流非舟不濟人取其濟則已矣不復留情於舟
也澗壑之險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則已矣不復留情於

梁也人於奉身濟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地之間雖死生之變不能動其心矣

生本無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無可惡人之所以惡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稱其欲死懼失其欲衝天地之間莫不以欲為事而心學不傳矣

有源之水寒冽不凍有德之人厄窮不塞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

行謹則能堅其志言謹則能崇其德

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人固有遠迹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捨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知命然後能信義惟患積德不足於身不患取資不足於世

執斧斤者聽於施繩墨者然後大廈成執干戈者聽於明理義者然後大業定

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為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姦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

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其於
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功非如後世
之君不仁於民也

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
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安久所謂仁義
之兵也魏晉以來天下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
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
可乎

或問周室衰諸侯更霸數百年及秦累世窮兵極勢而
後定天下天下已定其十三歲而亡何也曰秦之亡也
久矣秦自用孝公商鞅之法勢自張而德相喪兵口振

而俗日弊地日廣而民心日益散秦之亡也久矣然則
賈生謂攻守之勢異非歟曰攻守一道也是故湯武由
仁義以攻由仁義以守漢唐以仁義而攻以仁義而守
子孫享之各數百年蓋得其道也曰秦失其道其能定
天下何也曰時也六國之君其愚又甚於秦故秦能欺
之以僥倖一時之勝而亡立至矣曰然則漢唐興義師
不五六歲得天下定中國者數百年季世一失其道而
亡如此其故何也曰井法不立諸侯不建天下蕩蕩無
綱紀也後世不改其轍欲如周獲天年終難矣哉
三代而後漢唐之盛謂愛民而富民之君則有之謂愛
民而教民之君則未之有也

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空之術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人君乎後世必有高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况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

是自殘其四肢也殘賊之君鮮不覆亡哉

事物

胡子曰事物之情以成則難以毀則易足之行也亦然升高難就卑易舟之行也亦然沂流難順流易是故雅言難入而謠言易聽正道難從而小道易用伊尹之訓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本天下事物之情而戒之耳非謂太甲質凡而故告之以如是也英明之君以是自戒則德業日新可以配天矣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至極井田封建其大法也暴君汙吏既已廢之明君良臣歷千五百餘歲未

有能復之者智不及邪才不逮邪聖道不傳所謂明君
良臣者未免以天下自利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
得其所邪

探視聽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不息之
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者孰知其為此心視聽
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
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
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
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至親至切者其仁之義也歟至通至達者其義之理也
歟人備萬物賢者能體萬物故萬物為我用物不備我
故物不能體我應不為萬物役而反為萬物役者其不
智孰甚焉

行吾仁謂之恕操吾心謂之敬敬以養吾仁

非性無物非氣無形性其氣之本乎

釋氏窺見心體故言為无不周徧然未知止於其所故
外倫理而妄行不足與言孔孟之道也

明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然後信六道輪回之說具
詖淫邪遁之辭始可與為善矣

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釋氏有適而可有適而不可吾儒無可無不可人能自
強於行履之地則必不做釋氏淫遁之詞以自殆矣釋

氏惟明一心亦可謂要矣然真孔子所謂好仁不好學者也不如是豈其愚至於無父無君而不自知其非也哉

物無非我事無非真彼遺棄人間萬務惟以了死生為大者其蔽孰甚焉

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反惟勇者能自斷

行之失於前者可以改之於後事之失於今者可以修之於來雖然使行而可以逆制則人皆有善行矣使事而可以預立則人皆有善事矣惟造次不可以少待也惟顛沛不可以少安也則行失於身事失於物有不可

勝窮者矣雖強力之人改過不憚其如過之不窮何是以大學之方在致其知知至然後意誠意誠則過不期寡而自寡矣

事之誤非過也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能改心過則無過矣

能攻人之實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忌克之人其可事乎其急也我諫我聽我才我用禍既息矣我諫謗也我才蔽也殺我必矣有天下國家而如是能傳之子孫者未之有也是故不忌不克可以為君

矣諫不妄發才不妄試可以保身矣

喪之三年盡生者之孝心也於死者何加損焉是故漢文雖有命短喪我謂之天下之慈君而漢景不服三年之喪其為孝也薄矣行而有悖於天有累於身雖有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况三年之喪仁人孝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後世不罪漢景之薄於親而罪漢文之慈於臣子是未察乎喪服之志者也

欲大變後世之法度必先大變人主之心術心術不正則不能用真儒為大臣大臣非真儒則百官不可總己以聽而嗣君不可以三年不言毋后雖欲順承天意不

撓外權不可得矣此不可不大變之本也本正則自身措之百官萬民而天下皆正矣

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

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未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故魯莊公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紛華

胡子曰行紛華波動之中慢易之心不生居幽獨得肆之處非僻之情不起上也起而以禮制焉次也制之而不止者昏而無勇也理不素窮勇不自任必為小人之歸可恥之甚也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

人欲盛則於天理昏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乎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乎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

乎

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存斯志行斯道躬耕于野上以奉祀事長下以慈幼延交遊於身足矣易曰不家食吉是命焉烏能舍我靈龜而逐人之昏昏也

仁者人所以肖天地之機要也

人之於天地有感必應猶心之於身疾痛必知焉

物不獨立必有對對不分治必交焉而文生矣物盈於天地之間仁者無不愛也故以斯文為已任理萬物而與天地參矣

或問王通曰子有憂疑乎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

性吾何疑雖然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或問曰通有二言何也曰仁則知通之言一不仁則以通言為二若心與迹判則是天地萬物不相管也而將何以一天下之動乎

天下莫大於心患在不能推之爾莫久於性患在不能順之爾莫成於命患在不能信之爾不能推故人物內外不能一也不能順故死生晝夜不能通也不能信故富貴貧賤不能安也

事物屬於性君子不謂之性也必有心焉而後能治裁制屬諸心君子不謂之心也必有性焉然後能存

不仁見天下之事大而執天下之物固故物激而怒怒而不能消矣感物而欲欲而不能止矣窮理盡性以成吾仁則知天下無大事而見天下無固物雖有怒怒而不遷矣雖有欲欲而不淫矣

莊周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入信不相及雖納忠而不愛是故君子必謹其所以言則不招謗誹取怨辱矣

士學於文而知道則關鍵節目之言未嘗不三復也君學於政而知道則幾會本原之事未嘗不三令五申也

知之則因非而知是不知則指是以為非

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

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

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去聖既遠天下無人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

之精微知之則適理義之周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

大弊矣

人盡其心則可與言仁矣心窮其理則可與言性

存其誠則可與言命矣

敬則人親之仁則民愛之誠則鬼神享之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

善天下窮則兼善當世者聖人之分也

或問人可勝天乎曰人而天則天勝人而不天則天不

勝

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

謀利計功之謂也

人者天地之精也以行乎其中而莫禦五行萬物之秀

氣也故物為之用而莫適

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

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形形之謂物不形形之謂道物拘於數而有終道通於

化而無盡

古之學者求天知今之學者求人知古之仕者行己今
之仕者求利焉

胡子知言卷第四

一氣

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
迹亡滅是所以為鳴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生化日
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
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
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
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
而定之立其收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
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
正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廢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

之制寢隳寢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
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可修矣此殷
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
詐愚湯之制寢隳寢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
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
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
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寢隳寢亂先變於齊後變於
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
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也
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不知
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亡秦為

可法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
而不行者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歟宰物不死者心之謂歟感而
無息者誠之謂歟往而不窮者鬼之謂歟來而不測者
神之謂歟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而
復往者釋氏之幻教也

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清人欲復天理莫
深切於春秋

伯夷非絕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惠非

徇俗者也行吾敬而已故和而不流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此之謂也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處己為能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之聞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天道至誠故無息人道生敬所以求合乎天也孔子自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終身也

義理

胡子曰義理羣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神之情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祖考為諸侯子孫為大夫士祖考為諸侯其葬也固諸侯其祭也亦必以諸侯不以子孫為大夫而降也子孫為士大夫其葬也固大夫士其祭也亦必以大夫士不以祖考為諸侯而僭也是故祀宋之諸侯得郊而春秋

以諸侯莫斯可見矣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
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

合以義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與人
一矣合不以義苟合也君子不為也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
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
後綱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綱紀正確衡平則萬
事治百姓服四海同夫理天命也義人心也惟天命至
微惟人心好動微則難知動則易亂欲著其微欲靜其
動則莫過乎學學之道則莫過乎經孔子孟軻之遺文

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
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復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
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閉先聖
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間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
東周五伯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要愚因其言上稽三
代下考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至於隋唐以及于五
代雖成功有大小為政有治忽制事有優劣然總于大
畧其興隆也未始不由奉身以理義其敗亡也未始不
由肆志於利欲然後知孟軻氏之言信而有徵其傳聖
人之道純乎絕者也

性定則心寧心寧則物隨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陰陽升降有道剛柔屈伸有理仁義進退有法知道者可與論政知理者可與謀事知法者可與取人知道者理得知理者法得是以君子貴知道也

皇皇天命其無怠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斷必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專好毀者其心必不良烏能惡不仁

人事有是非天命不圓於是非超然於是非之表然後

能平天下之事也或是或非則在人矣雖聖人不能免也久則白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然勤於道義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勤於利欲則放肆而日怠終不能保其身矣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為鑒戒矣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躬而况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

下安

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察人事之變易則知天命之流行矣

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必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孝也者為仁之本也仁也者大學之本也學者志於仁必求所以為仁故子游子夏問孝皆初學之時也

將相無異任文武無異道其異也後世之人未嘗學也

大學

胡子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孔子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而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也孔子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幾於天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踰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嗚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學立天地之經成萬物之性者然則請問大學之方可乎曰致知請問致知曰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而身修者未之有也是故學為君子者莫大於致知彼夫隨衆人耳目聞見而知者君子不謂之知也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未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是故聖人作易必以天在地下為泰必以損上益下為益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陰一陽此太和所以為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

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允恭者堯帝也溫恭者大舜也懿恭者文王也恭而安者孔子也克勤儉於邦家者舜之所以美大禹也謹乃儉德者伊尹之所以訓太甲也恭儉惟德者成王之所以戒百官也

陳文子之時天下無王政自諸侯出諸侯又不為政政自大夫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仁者處斯世久思有以易天下因汚隆而起變化無不可也陳文子則不然乃幾至無所容其身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之有焉得仁

春秋之時天下無王楚古之建國也子文輔佐楚成曾

不知首出庶物之道安於僭竊以荆楚而侵陵諸夏與齊桓宋襄晉文爭衡務強大以濟其私欲而已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周政已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既而諸侯不自為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夫能出禮樂征伐者皆天下之賢諸侯賢大夫也子繼厥父孫繼厥祖自以為能子能孫人亦以為孝悌之人矣曾不察其所行動皆犯上之事陵夷至於作亂而不自知未有一人能承天命由仁義行者也故有子本仁而言以正一世之失其旨深且遠矣此孔子春秋所以作也仁者臨機發用而後見不可預指故子路冉有公西華

之仁孔子不得而言也孟武子不知仁故又問孔子各以材荅之夫學於聖門者皆以仁為本三子者今之所能若是後日之進未已也其進未已雖聖人安得而預言之故孔子不知其仁

趙幼翁言學胡子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君若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留情於章句之間固遠勝於傳弈戲豫者時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

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幼翁曰我習敬以直內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工之妙道也然坤卦之義與乾相蒙敬以直內終之之方也苟知不先至則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所而路有多敬莫如所適則敬不得施內無主矣內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物之輕重者也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終之之妙則在其人他人不得而與也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稽其行則非惟高明薦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聖王復起必不棄中華之人使入於夷類也



